

绣像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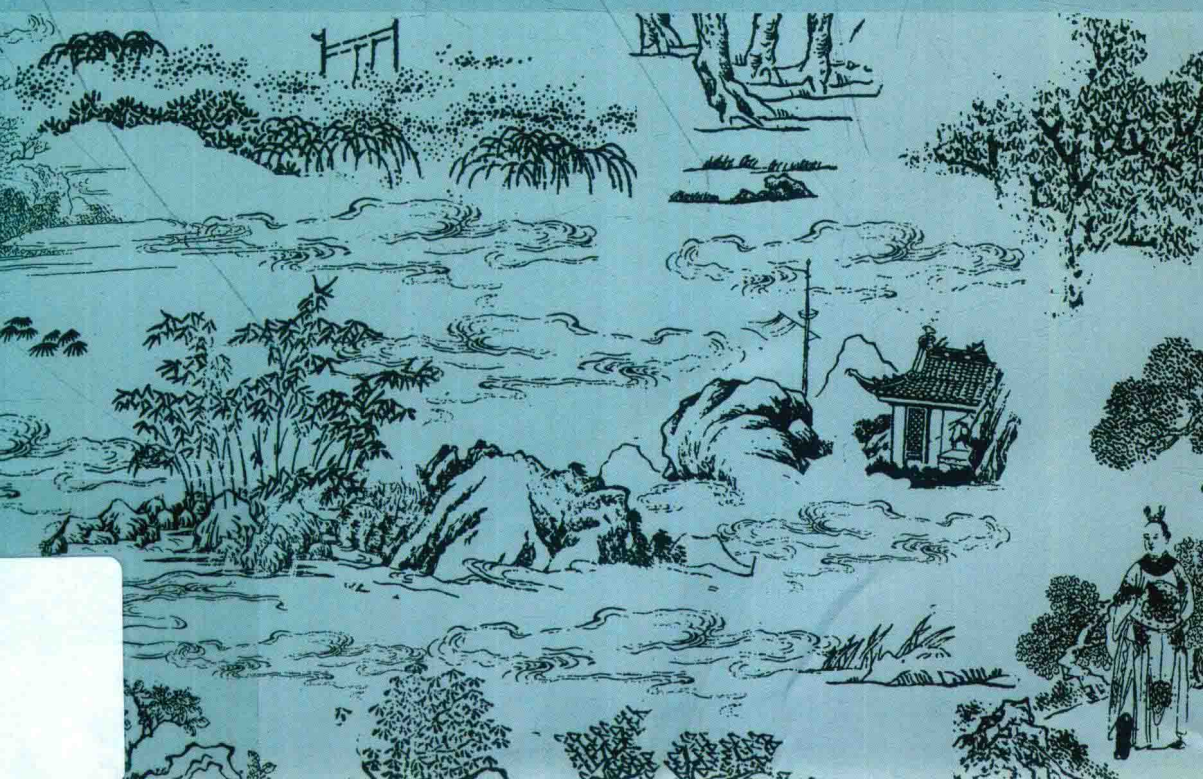


郭则沄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上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红楼梦

上



郭则沄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藏
书
票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出版者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那就是白话长篇小说续书。明、清以来，凡是有些影响的，尤其是那些称得上“名著”“奇书”的小说，都会有“续作”出现。简言之，就是在某部小说问世后，就有人依傍它的人物、故事，以原著为基础进行再创作，从而形成与原著既有联系，又独立成书的新作品。这种同一题材的故事多种敷衍生发的文学现象，就是“续书”。

白话长篇小说的续书现象是伴随通俗文学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当长篇小说在宋、元之际已蔚为大观之后，到明代就已经有续作出现，到了明中叶，续书现象空前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明代“四大奇书”的出现和流布，极大地推动通俗文学包括白话长篇小说的繁荣，直接带动小说续书的繁盛，到明末清初则出现了续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如果说明代的续书还主要围绕那些较有影响的名著、佳作等，到了清代则打破了这种习约，许多普通的白话长篇小说也都成了续叙的对象，而且从初时的“一书一续”发展为“一书多续”，甚至出现了“一续再续”的现象。当然，从总体上说，大多数续作比起原著来，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造诣都难以望其项背。

较早注意到续书现象并加以分析批评的是清康熙间的刘廷玑。他在所著的《在园杂志》第三卷中这样指出：“近来词客裨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他还指出：“……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在这里，刘廷玑以批评家的眼光，对白话长篇小说续书这种文学现象大胆臧否，虽然有所偏颇，却也难能可贵。

白话长篇小说续书民国，参差不齐却层出不穷。其主要原因，一是文学创作中“续作”“仿书”迎合通俗文学读者的应了人们诸如喜欢“大团圆”心理；二是续书作者与世、受到欢迎的小说的声谋利赚钱，形成了商业运作机制。

在众多的白话长篇小说中，由于独特的主题和艺术性还是艺术性方面都达到时和后世都广泛传播、影续叙的对象，因此成为续完全统计，存世的《红楼梦》到当下仍时有续作出现。承、借鉴的基础上，围绕分与合，以及对钗、黛或内涵和深厚的思想意义进读；对原著所描写的悲剧局，或发挥、发展，或背多样的思想和艺术享受，《红楼梦》文化的意蕴和内涵。《红楼梦》续书作为“中国古典单元出版，以满足许多读者对《红楼梦》续作的渴望心理。对于有的书中的一些消极的东西，相信读者自会加以鉴别。

《红楼真梦》内容接续原著第一百二十回之后，内容描写贾宝玉出家后成仙得道，林黛玉魂归仙位，玉帝慈悲赐二人成婚；薛宝钗“教子成名”，被玉帝封为“真妃”，钗、黛二人终“效女英娥皇之例”；宝玉在人间和天官都身居高位，权倾人间、天官、地府三界，不仅庇佑父兄子侄非公即卿，出将入相，而且把祖父祖母等由酆都都接到“太虚真境”（即原太虚幻境）团圆，全家富贵无边，其乐融融。书结尾处特别交代，贾府家运世代绵长，“方兴未艾”。总之，“真梦”把“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一面发展到极致，完全背离了原著“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语）的悲剧意味的主题。

《红楼真梦》的作者郭则沅（1881—1947）福建闽侯人，字嘯麓，号蛰云，清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著述颇丰。

现象从明、清一直延续到不穷，良莠不一却经久不“续书”继承了中国古代作”的传统；二是“续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顺圆”、因果报应等文化欣书贾结合，借助已流传于誉和影响力，附骥续貂、化、高效率的续书经营运

名著中，曹雪芹的《红楼梦》构思，使其无论在思想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当响巨大，无疑是绝佳的被作最多的小说名著。据不梦》续书有四十多部，直这些续作在对原著进行继贾府的兴与衰，宝、黛的抑或扬等，对原著丰富的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释世界、悲剧人物、悲剧结离、翻案，不仅带给读者而且丰富和拓展了《红楼在这里，我们将几部《红典文学名著丛书》的一个



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钗



许 序

花隐翁键关示疾，泓然膠然，若谷居而野息。其友辛庵子往视之，翁方踞案捉颖，为《石头补记》。掇脂黛，挾轩裳，濡染洸肆，嬰怒无方，客至乃辍笔而彷徨。辛庵子率然问曰：“子何疾哉？疾则当休偃，而子胡为其役役？且吾之重望于子者，上之经制而史缉，次亦皋牢旧闻，为补史之腋。甘此屑屑，毋乃不择？”

翁聆之，欷歔雷叹，貌若甚戚，曰：“子何知？是吾疾也，是所以已吾疾也。人有恒言，患在有身，身之为患，心为之因。智深而忧集，情深而感乘，郁勃于其中，而环伺于其外者，乃相贼于无形，辟之而弗得，忍之而未能，治之而莫知其名。吾尝求之于扁鹊、卢医，扁鹊、卢医谢弗治，乃求之于趾离，趾离曰：吾无能为力，子其求之于娲石！娲石之力可补天，夫何憾之不弥，亦何疾之不释？或云：大荒之山，娲石是居。吾以神为马，以气为车，将蹶之于太虚，不意乃得之于琐屑之书。吾之为是书也，溺而躅虑，劬而忘疲。倏而哂然笑，若濛泛之见晖；俄又唏然涕，若昧谷之雾霏。人见之为吾疑，问其故而莫之知；吾习之若无奇，问其故吾亦不自知也。疾与石触，若幡若覆；石与疾攻，若阙若融。是惟娲石之功，而其究归于空空。子知我者，将毋曰：狡狴哉是翁也！”辛庵子始而哑然，继以恍然，终乃恍然曰：“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往在海滨，共叩白瞽，白瞽曰：异哉，子忠孝人也，而蜚志厌厌之与伍。”翁闻泣下，久之无语。又尝邂逅酒次，互剖衿襟。翁有感而言曰：“人生大难，厥惟死所，吾俛得而俛失之，乃忍而与此终古。”语终默然，涕下如雨。

然则天倾地坼，悠悠此心，子之疾久矣，而宁自今？又闻孙子胜举为翁作生传，其论翁曰：怀有所蕴，辗转以致之，卒莫能尽其诚。向之辗转曲致之者，殆犹擿埴而冥行，既娄折于蓁荆，退计堙暖，若悞若悻，役役稗野，耗此精诚。雕肝铄肾之已赘，抑何解于下士之蝇声？虽然，世间事皆诡耳，其在当境息警，初不以为诡也。翁之游于大荒，止于太虚，宁非放意自诡

者？然当踞案役役，倏哂而倏唏，神之所注，心亦营之。方谓浯台之石，巖巢于其側，而遑省为韩陵托意之遺。

翁聞而兴，豁如无疾，纵谈龙汉，乃有壯色。日暮客归，复篝灯而属笔。且以辛庵子之知翁也，命次所云，以弁斯帙。辛庵子者，沛阳许璐，时则庚辰清明前十日也。

自序

《红楼》杰作，传有窜编；脂砚轶闻，颇参歧论。雌黄错见，坚白等焚：或则妄规胶续，滋刻鹄类鹜之讥；或则虚拟璧完，忘断鹤益凫之拙；又或殚心索隐，逞臆谈空，附会梅村赞佛之诗，标榜桑海遗民之作，等玉卮之无当，枉绋槩之相矜。世或推之，蒙无取焉。

夫美人香草，大抵寓言；秋水南华，非无托义。要皆效山芎之讖语，务壶柏之度辞。珍闻疑似，蛛尘马迹之间；丽思迷离，蜡泪蚕丝之喻。作者既邈，解人斯难，强事扯掇，适邻穿凿。而况身丁板荡，运遭黍离。函铁空沉，失所南之本穴；塔灰未改，对遗山之史亭。涕泪君亲，寒鹃犹咽；苍凉身世，梦蝶何依？遑古人以同忧，固我躬之不阅。郑笈苟作，宁堪代袂悲辛；鲁酒可温，奚如自浇垒块？尝慨南宋词流，写愁烟柳；晚明志士，迸泪桃花。异代闵其所遭，后人企其余韵。然而半壁依然，自酣歌舞；四方沸若，未废耕锄。从未有纵蚁穴以滔天，掷虫沙于儿戏者。严疆垂下，恨并朱仙；禁籞顿移，寒生铜狄。厉阶为梗，渐台之骨岂知；史钺永虚，原庙之灵犹痛。即云编户，已憾流离；矧在勋门，遽沦舆皂。朝闻稍拾，虽成藏壁之编；海泪难消，宜有书空之笔。

因忆髫年隙晷，即嗜稗官；艳史余谈，曾研《石记》。抑钗扬黛，几于万喙雷同；索贾辨甄，等是一时梦呓。思搜秘绪，务扫浮埃。湘竹招魂，续芳华于鸳牒；楚兰抒愤，伸诛伐于鸩媒。徒以白雪难摹，抱琴踟躅；及此青门多暇，寻梦依稀。吐快语于当前，踢翻鹦鹉；结孤诚于一往，还挹兰荪。说色非空，如借天祥之镜；拗离成合，别传士隐之书。禹鼎象形，言皆有本；鲁戈振思，气欲无前。亦足豪矣，他奚恤哉？

嗟乎！回天志业，类一现之昙花；汗史功名，视数行之楮叶。畴知我者，与谈天宝旧闻；若有人兮，试证贞元朝士。未免绛珠匿笑，问甚事而干卿；定知浊玉有灵，愿是乡以老我。

己卯小春，云淙花隐自序于逸圃竹轩。

目 录

第 一 回	梦觉渡头雨村遇旧	缘申石上士隐授书	〇〇一
第 二 回	青埂峰故知倾肺腑	绛珠宫慧婢话悲欢	〇〇七
第 三 回	诔芙蓉晴姐悄吞声	悲芍药湘娥初感逝	〇一四
第 四 回	哭怡红冷麝离魂	栖枕翠寒鹃吊梦	〇二二
第 五 回	弟让兄赦老宠新衔	奴欺主璉儿支窘局	〇二九
第 六 回	话封狼痴颦慰红粉	赐真人浊玉换黄冠	〇三六
第 七 回	陷情魔荒山坏丹鼎	感幽怨幻境泣冰弦	〇四四
第 八 回	薛姨妈同居护爱女	王夫人垂涕勸孤孙	〇五一
第 九 回	开吟社探春赏花	忤亲庭贾环逃杖	〇五九
第 十 回	应讖盆兰孙登凤沼	联辉仙桂妇诞麟儿	〇六七
第 十 一 回	完丹诀飞举跨神龙	披画册沉沦悯雌凤	〇七五
第 十 二 回	呆香菱密语感孤鸾	贤探春协力除群蠹	〇八三
第 十 三 回	盗田契环儿通贼	馈野产巧姐宁亲	〇九〇
第 十 四 回	大观园续宴待披图	太虚境赐婚惊抗表	〇九八
第 十 五 回	警幻仙执柯慰葬玉	临淮神絨札谕娇颦	一〇六
第 十 六 回	催妆得句贵姊迎妆	寻梦留香仙妃通梦	一一五
第 十 七 回	励贤母攒金仿骄凤	殉故主绝粒化哀鹃	一二三
第 十 八 回	真威烈策传细柳军	续风流宴启芙蓉社	一三一
第 十 九 回	登鹞荐稚兰邀特简	续鸳盟侠柳仗良媒	一三九
第 二 十 回	省重闺义婢共登程	拯幽狱小郎亲谒府	一四七
第 二 十 一 回	慈太君仙輿欣就养	勇将军使节出从征	一五六
第 二 十 二 回	赏初雪姑嫂话戎机	靖飞尘士民攀宦辙	一六四
第 二 十 三 回	长安宫同日拜丹纶	清虚殿双飞簪彩笔	一七二
第 二 十 四 回	千里相逢序联征雁	双星好合兆应祥麟	一八一
第 二 十 五 回	捷北榜薛蝌破天荒	犯西台蒋琪钻狗洞	一八九
第 二 十 六 回	降兰香良缘凭月老	宴花朝雅令集风诗	一九七

第二十七回	碧落侍郎侍姬共戏	紫薇学士学使超迁	二〇五
第二十八回	平蚁穴丹宸奖元勋	赏龙舟红闺酬令节	二一三
第二十九回	白莲庵游戏度三星	绛珠宫安排迎二老	二二二
第三十回	试题榜冰玉约园游	邀乞巧蕙兰订仙偶	二三〇
第三十一回	直报怨赵伦犯秋宪	德胜才贾政领冬官	二三八
第三十二回	展菊屏芳筵招姊妹	降木筏雅咏接仙凡	二四六
第三十三回	忤宿冤吁佛拯呆蟠	践成约会真挈嫠史	二五五
第三十四回	听清歌初宴会真园	赏佳月大开涵万阁	二六三
第三十五回	水廊月影卜夜联吟	露幌花光留春展宴	二七一
第三十六回	注五马贾丞得外除	策六弢周郎由内助	二八〇
第三十七回	定襄伯移节领黄图	荣国府剪花赏元夕	二八七
第三十八回	羨早贵快婿典京营	惊凤慧雏孙入家塾	二九六
第三十九回	红香圃舞蝶邀诗	赤霞宫离鸾引梦	三〇四
第四十回	蘅香苑留梦记新巢	梨雪轩聆歌伤往事	三一二
第四十一回	送仙踪蟾府愜新游	慰乡心麋台欣小住	三二〇
第四十二回	红妆月舫碧落征歌	白骨霜街紫英仗义	三二九
第四十三回	浩浩恩纶稚孙赐秩	恢恢法网恶仆罹刑	三三六
第四十四回	宴梅屏重展大观园	寿椒掖试演千秋舞	三四四
第四十五回	会真园片月引鸾舆	留春院百花围蝶阵	三五二
第四十六回	庆生辰飞花开绮宴	报春晖入梦遗金丹	三六一
第四十七回	回车覆水旧院栖佣	仗节朝天广田敦族	三六九
第四十八回	镜漪园泛舟从御赏	枕翠庵草表却恩纶	三七六
第四十九回	红毛舰寄什讯琴娘	黄泉路招魂慰湘女	三八四
第五十回	凌缥缈神瑛驾鹏舟	报绸缪宝钗调凤軫	三九一
第五十一回	送乡闾薛蝌最怜婿	避窗稿贾蕙不欺君	三九九
第五十二回	感侠肠隔生续鸳偶	播佳话踵武掇蟾香	四〇七
第五十三回	倪金刚膜拜真菩萨	贾探花屈居半状元	四一六
第五十四回	颁恩诏追封凤藻宫	馈婚仪初试鲛绡帐	四二四
第五十五回	使重洋父授定风珠	伤末路妾泣投泥玉	四三二
第五十六回	舞彩衣瑛珠乍归省	集金钗柳燕共超凡	四四〇
第五十七回	司文郎学谳琴上字	乘槎客归赋画中游	四四八
第五十八回	宴水榭莲灯烦侍婢	监秋闱藤帖授佳儿	四五七
第五十九回	赐甲第延庆逮曾孙	卜山居乞身辞亚相	四六五
第六十回	扶杖看花弟兄互侍	倾囊施药宛若双旌	四七三
第六十一回	贤节度抗章陈帝阙	新太守展覲入神京	四八一
第六十二回	晷逼西山蹉跎伤暮	浆倾北斗宛转回春	四九〇
第六十三回	奉亲舍手规梦蝶庄	题真境敕赐蟠龙榜	四九八
第六十四回	庆慈寿碧落会团栾	聚仙眷红楼结因果	五〇七

第一回

梦觉渡头雨村遇旧 缘申石上士隐授书

古今第一部奇书就是《石头记》，记的是大荒山青埂峰下，有一块女娲氏补天剩下来的大石。那石自经锻炼通灵，可大可小，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引他幻形入世，在温柔富贵场中混了一场。因此，把经过事迹自己记述下来，又因书中有太虚幻境众仙女唱的《红楼梦》曲子，所以后来看书的都称他《红楼梦》。书中真事隐去，无从考证。又只记他一番入世、出世的事，并没记他出世以后的事，以致此书风行之后，不免破费了文人墨客多少的闲笔墨，诓骗了香闺绣阁多少的冤眼泪。还有一班痴人，以为宝玉、黛玉如许钟情、如此结局，是千古的大缺憾，必得把他们二人做到死者复生，离者复合，这未免把《石头记》看得忒真了！有的说这般人是狗尾续貂，有的说他们是画蛇添足。狗尾也罢，蛇足也罢，横竖各人肚皮里一种不平之气，借着这枝笔挥洒出来，也自痛快。

不想更了若干劫，历了若干年，又出了一部《红楼真梦》。当时，有个燕南闲客瞧见书中回目，认为希奇，要想买他回去。偏生那个卖书的说是海内孤本，勒掎着要卖重价。那燕南闲客一来买不起，二来又舍不得，只可想法子向那卖书的商量，花了若干钱托他抄了一部。那天拿回来，便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

一日，在酒座中谈起此书，大家都问书上说的什么？燕南闲客只得述个大概。座中有个趋时人物冷笑道：“这部书我已听人批评过：头一件，于现在时代不对。二则文理未免太深，又是诗，又是词，又是文章奏疏；连那些戏词、酒令，都是文绉绉的！连我都念不下来，别说那般简体字出身的了。三则说得成仙太容易。那神仙的事谁都听说过，可是谁也没瞧见过。世界上那里有这们许多的神仙呢？依我看也不过信口开河，像刘老老诌的若玉小姐罢了！”燕南闲客笑道：“阁下如此博雅，只短点《红楼》的学问。那《红楼》原书上分明说的无朝代年纪可考，当然不是现在的事。若说他文理太深，原书也是如此。这全是贾宝玉自己记下来的。他本是举人出身，一肚子的书在那里做怪，写出来那能合你们诸位的眼呢？至于神仙的话，也是和原书前后衔接。对不对得问宝玉，我们那里知道？”

又有一个研究红学的，也在那里摇头，说道：“这个书名我就不懂。这

部叫做真梦，难道原书所说的倒是假梦？怎们又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呢？”就中有个老者拈髭微笑道：“老兄没瞧见前书内太虚幻境石牌坊的对联么？那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世间事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倒是真的；有形的终归乌有，无形的亘古常在。真真假假，有有无无，总是一班。老兄又何必太认真呢？”

话言未了，惊动了一位不衫不履、不夷不惠的半老老翁。此人姓顾，字雪芹，东越人氏。说起他的家世，是四世公卿，一门科第。他自己的身世更奇，说起富来，也享受尽园林丝竹之娱，到头来只剩一枝破笔。说起贵来，也叨拜过蟒玉金貂之宠，到头来只剩一领草衣。生平志为名臣硕辅，却弄得不良不莠，一事无成；性情笃于人纪天伦，更担尽不孝不忠，一文不值。也算是一个不幸可怜的人罢了。当时听见这番议论，不免触动他的心事，就拱手向老者说道：“适才高论，心佩得很。若论真真假假，有有无无，鄙人于此中得到经验不少。世间事那有真的！做官的时候，腰金带玉，前呼后拥，好像真阔了似的。刚要爬到梢上，被那缺德的把你老根都刨掉，不用说官儿没人认你，就要找那套官衣，也只可在戏台上见了！你说能算真么？有一种聪明人说是官不在大小，多攒钱就好，攒了钱总是我的。那知道来的艰难，去的更容易，坑的坑、骗的骗、倒的倒，不到几年的功夫，就鼓捣光了。能够留下一点给你，吃不饱，饿不死，这还是便宜的。那些看财奴，把钱财看得紧紧的，一个大钱舍不得用，那也是白饶。就是锁在铁箱子里，到他该走的时候，也会变青蚨蝶飞了，白老鼠跑了呢！你道钱是真的么？再说父母、妻子，一辈子守在一块儿，断不能说是假的。可是到了撒手的时候，谁也顾不了谁！就是我们有生以来所见所闻的，到了今日，简直的翻了一个过，再要找从前的事，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在当日看来何事非真，到今日看去又何事非假！你若太看真了，无非是自寻烦恼。

“咱们且就书言书：那《石头记》原书上就说明那些真事都是假的，但看他说的将真事隐去，自托于假语村言，便是此书的定义。其中一甄一贾，分明针对。书上所说都是贾府的事，那甄府只在若有若无之间。可见有形是假，无形是真，这话是定然不错的。即至黛玉的夭折，宝玉的超凡，做书的虽如此说，又安知不是假托。就照着书本说去：金玉姻缘，结为夫妇，表面是合的。然而一僧一寡，合而终离，这是人人看得见的。木石因缘，中途分散，表面是离的。看官试想：所谓神瑛侍者，太虚幻境也到过，赤霞宫也住过。既到了大荒山，来去无拘，行止无碍，何难再至太虚幻境与绛珠仙子相见？况且原书说的：宝玉闻知黛玉凶耗，即时痛哭昏厥。魂到冥间，遇见一人说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目下已至太虚幻境；如果有志寻访，潜心修养，尚有相见之期。试问：宝玉若不为他林妹妹，如何去做和尚？既

千辛万苦去做和尚，焉有不寻访林妹妹的道理？由此看来，宝黛虽离，终必复合，与金玉姻缘的结果恰是相反。但，书中虽然揭出，读者未必领会得到，枉自替宝黛伤心落泪，岂非至愚。这部《红楼真梦》鄙人未曾寓目，臆料必是就此发挥，揭破原书的真谛，唤破世人的假梦，故于书名上特标一‘真’字。诸君以为如何？”

燕南闲客正要答言，那老者又道：“诸位但议论此书，可知道此书的来历么？”众人都道：“愿闻其详。”

老者道：“说来话长。鄙人姓石，字鹧原，生平专好古董。因为家兄收藏一把名扇，城里头有个贾恩侯要想出重价买他，偏生家兄执意不肯。不知姓贾的如何和州官算计，硬迫着把扇子追了去，以致家兄衔恨毕命。从此，我便将收藏古董一齐都出脱了，在京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南纸铺，借此隐身。那天，在柜上遇见古董行的冷子兴。我们从前虽然交往过，却也多年不见，不料他须发都白了。据说古董行的生意，这几年也很不易做。因想起他的好友、前署尚书、后降府尹的贾雨村，问他为什么不找贾雨村去呢？子兴说道：‘别提了，雨村比我还窘呢！他那回因案挂误，定了徒罪，后又遇赦放回。一直有十多年，家里没得着他的消息。那位甄氏夫人到处求签、问卜，还为他吃了长斋，始终一无征验，以为必是路遇不测的了！那知道前年冬天，他飘然一身，忽自回到湖州家里。说是走到什么津、什么渡口，遇见了一位道者，就是他的恩人甄士隐。邀他到茅庵里，说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他多半不懂。后来，甄士隐有事走了，他一觉睡下，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睡中不觉得饥渴，醒来也不见一点老态。古来陈希夷善睡之外，大概就得数他了！’我想这甄老先生必是成了仙了，可惜那贾雨村当面错过。我们要想出世离尘，偏又遇不着。”言罢叹息。

众人也有称奇的，也有嗟叹的，也有将信将疑的。顾雪苹道：“这跟这部书有什么关系呢？”

那老者又道：“我还没说完呢！那年，他蓦地一觉醒来，看见风霾眯眼，天色昏黯，远远似有许多狼嗥、虎啸、猿啼、鹤唳之声，却不见有人。心中暗想：如此荒旷幽寂，恐非人世。正在彷徨无措，忽见一道者，羽衣星冠，缓步而来，不禁大喜，忙即迎前问讯，原来又是那位恩人甄士隐。雨村走近打恭，道：‘昔年与老仙长一别，直睡到如今，不料又在此相遇，真可谓有缘了。只是举目穷途，栖皇无托，夙承不弃，还求引度！’说罢，又振衣下拜。士隐连忙扶起道：‘尊官尘缘未了，尚非超解之时，由此图南便是归路。目下恰有一桩为难之事，正虑无人可托，若阁下奋身任之，功德不小。’雨村惊讶道：‘仙长静修如此，有何为难之事？’士隐道：‘此事关涉贵宗，就是宝玉现今的下落与荣宁两府后来的结果。前此，阁下曾说宝玉

有如此的来历，何以迷情如此又豁悟如此？不知由情生悟，由悟证情。仙草通灵形离神合，所谓原始要终之道，尽在于此。’雨村听着，不甚了解，因说道：‘下鄙愚昧，愿赐明教。’士隐道：‘世人所见，不外形气之间离合悲欢，一生颠倒。究竟人世光阴有限，造化功用无穷，有形的悲离，未必不是无形的欢合。即如柳湘莲与尤三姐，潘又安与司棋，尚且携手情天，补还缺陷。何况通灵宝玉久经锻炼，大有神通，他的力量可以补天，岂有自留缺陷之理？这也是一定的，无奈世人耳目所蔽，见不及此。’

“言次，从袖中取出一部锦函珠字的书，授与雨村，说道：‘贫道前日至太虚幻境，见着神瑛侍者，承他检授此书。据说自从他到大荒山以后，以至复到太虚幻境，中间许多经历，还有荣、宁两府近年复兴的事迹，一一手记在此。意欲传向世间，免得世人看着前书的藏头露尾，妄生揣测，转滋疑惑。今即烦贵官为我传之。’雨村不敢谦辞，忙即接过。又欲叩修身缮性之要，士隐微笑，念了四句言词，是：

造化本非空，真处在虚渺；

枉教假营营，那得真了了！

言毕便要告别。雨村牵衣挽之，固求援引，士隐道：‘未了便来，了了便去。尊官自爱，后晤有期。’举袖一挥，忽然不见。

“雨村惘然若失，不知又走了多少冤枉路，才遇着一个似人的指与途径。后来携了此书，走过了湘楚江淮等处。所到地方，江山犹是，闾里都非。中间路过南阳，那里虽然经过兵燹，这些年休养生息，如今却是市廛丰阜，士民康乐，大家都颂扬贾节度的德政。雨村问是那位贾节度？不料就是宁国府的贾珍。大家知道雨村是他同宗，都要尽个东道之谊。也有请宴会的，也有送盘川的，在雨村倒是得之意外。又一次，到九江去访那琵琶亭的名迹，见那里家家户户都供着贾兵备的长生牌位。细看那上头的名讳，却是贾兰。问他们为什么都供这位贾大人？那些年轻的，说得不大清楚；问到年纪大些的，都道那回乱事若不是贾道爷几句话弹压下去，我们通城的身家性命就都完了。雨村听了也甚感叹！这回恐怕惊动大众，不敢说是同宗，只说随便问问罢了。

“及至逛到金陵，亲访荣、宁两府，见府门内外油饰尚新，石狮雄踞如故。从墙上望进去，那些崇甍画栋却不免剥落坍塌，园内参差老树，也砍伐了不少。心想：他们为什么只涂饰外面？正经的房屋、树木，倒不去整理整理听他毁坏呢？因此，不免添了许多感慨！又想起自己已迫衰年，当日出领夏卿，入赞枢务，何等烜赫！中间经了几次风波，转瞬炎凉，似醒了南柯一梦，并不能像贾珍、贾兰在地方上留点遗爱。因此，宦情冰冷。

“回到湖州，才知他第二个儿子已经进了学，中了副榜，在二十四岁

上得病夭亡了。剩下两子，又都因为衣食之计，奔走在外。从此益发勘破世情，只同娇杏夫人乡居养老，暇时著书课孙，将此书手自抄写。却不料此书到了雨村手里也经过三度难关，几乎被毁。第一次是娇杏夫人见了此书，陡然发怒，说道：“上回由你传出去的那部《石头记》，把咱们老根儿都掀腾出来，提起我总说是个丫头。我做了半辈子的太太，谁敢说我是丫头出身，倒被你卸了底啦！这还是小事。我那回在院子里掐花，刚巧你来了，我瞧瞧来的客是谁，这也是平常的事，那里就是看上了你呢？照《石头记》上那们说，好像我有什么不正经似的，这可冤死人了。这部书不定又编派的什么话，传出去又生是非，不如索性烧掉他干净。”说着，便抢过这部书，要往柴灶里送。亏得雨村抢回来得快，又再三央及他夫人，还把书翻了一遍给他看，说这上头并没有编派咱们的话，才算免了这一难。第二次是湖州大水。雨村家门口是桑园，桑园外头就临河，河水一涨，就直灌到他的屋子里，那书房就有四五尺深的水。又亏得雨村头一天夜里把这部书带到楼上去校对，没有被龙王爷收了去。

“这水火二劫都免了，偏偏又碰着太岁。原来湖州有个老光棍，此人姓钱，名孔昭，专好包揽词讼。说起案子来只知道要钱，连亲生的姥姥也不认。又因他广开方便，只要收了一百大钱，就肯替人说事，人都称他为百大先生。他和贾雨村也沾点世交，听人说雨村回来了，以为做过大官的，一定大有油水，要狠狠的吃他一注。当下就找了一帮刀笔，造了假借据，硬说雨村欠他旧债，那个居中，那个做保，都签了押。先叫人来向雨村讨债，雨村不理，便告到县里。那县官见中证确凿，又受了钱孔昭之贿，立时判令贾雨村还钱，若不还就要抄他的家产。可怜那贾雨村此时只有几亩薄田，一所老宅，若抄了去，可往那里存身呢？幸而湖州知府和贾府尚有交情，把案子提到府里，判令和息。那钱孔昭知道雨村有这部《红楼真梦》，又要想借此敲他竹杠。娇杏夫人畏祸心切，打算把这部书乘夜销毁灭迹。雨村道：‘此事万万不可。说起来还是你的旧主甄公再三托付给我，不要说把他毁掉，就是被官里抄了去，咱们也怎们对得住甄公呢？’于是，一面将此书寄放出去，一面托人和钱孔昭说情。终究把田地变价，送给他三百吊钱，才算了事。诸位想想：这部书可是容易留下来的么？”众人听那老者说得原原本本，无不叹异！

顾雪葦又对那老者道：“阁下与贾府有仇，还肯说他们的好话，这般古道真不可及！”老者道：“这些事跟书上颇有关涉，说出来可以对证。再说深了，舍下也不过和那贾恩侯有些仇隙，至于贾府上累世厚道，我们也都受过好处的。别的不用说，就我那回患半身不遂，若不是贾状元的太夫人施给活络丹给治好了，那里还有今日呢！”雪葦道：“究竟还是老辈长厚。如今